

左傳輯釋

八

123.65

Y611A

123.65 Y 611 A

左傳輯釋卷十一

日南安井衡著

宣公

經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十一月

然後得葬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又微事晉故夏

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上軍成陳故書戰邲鄭地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

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十二月無戊寅戊寅十一

月九日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晉衛背盟

故大夫稱人宋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國宋雖有



337701

守信之善而椒猶不免譏清丘衛地今在濮陽縣東

南正義晉衛曹並皆偽妄華椒承羣偽之言以誤其

怒楚被伐無救宋雖有守信之善而椒宋師伐陳衛

猶不免譏者為諸國失信而累及椒也

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

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

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惠棟云賈逵曰巷

雖困不降必欲戰也案下鄭復脩城則賈說良是

衡案出車於巷城陷將巷戰也其臨于大宮亦示

必死耳若為將見遷既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

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脩

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

不服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塗路塗方

九軌曰遠正義爾雅云九達謂之遠說文作鄭伯

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

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

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

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翦削也衡案

通滅也書序云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

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

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

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齊召南云：鄭桓公厲王之子，宣王始封於鄭，以宣王為鄭所自出，注稍未檢。當云厲王鄭之所自出，宣王鄭之所自封也。衡案：福祭祀之餘肉也。臣進君賜，臣皆謂之福。周禮：天官膳夫職曰：凡祭祀之致福者，受而膳之。是也。同好之國，未必相饋祭肉。然因福者受而膳之，是也。同好之其共好，以徼福言之耳。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衡案：時楚有縣公九人，故數楚所滅之國，疑其不止於九。傳：邈則謂滅國設縣，或有分併。夫楚滅國亦以為公邑，豈盡以封縣公哉？夷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衡案：言國無赦，其罪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釋文：幾音冀，正義言州可冀幸而得之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退

一舍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穀佐之。彘季，代林父。正義：劉炫云：傳文皆稱彘季，何以知是彘季？陸彘云：晉有士魴，稱彘季。杜或緣此而譌。孔疏以季友季路為比，謬矣。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史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韓厥為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

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

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

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

釋文服云釁間也衡案言觀有德刑政事典禮不

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

衡案行此六事不變易者不可敵楚君討鄭怒其

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

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

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

法遂以為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

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為敖為宰擇楚國

之令典宰令尹為教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

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

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為主衡案

與下前茅中權後勁對言則亦謂左右軍非車左

右傳遜云楚分其三軍為五部是也轅謂將車之

轅凡士卒進退從將車轅所向故右轅言從將車

進退下文云令尹南轅反旆又云改乘轅而北之

是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
以絳及白為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
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正義茅

文衡案權勁皆取義以名則茅亦中權後勁中軍

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

備物猶類也戒勅令林堯叟云物即旌旗之物衡

九章三官一曰鼓鼓所以坐也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起也所以進

一曰教其目以形色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五教

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身以號令之

之利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九章一曰舉日章

則畫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

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

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

行山九曰舉麟章則載食而駕象物而動蓋謂此

也類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

舊言親踈並用衡案內姓同德選取親者外姓舉

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

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

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

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

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

乎姑且也衡案經武謂武事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

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

奚仲之後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篇名

後取之老昧也者致也致討於昧正義此不云攻昧而云者昧者以攻

詩之意言養紂而不言伐紂不得謂之攻昧故緣

詩之意言致之於昧然後攻之衡案上引古言故

云兼弱攻昧下言處時事故云撫弱耆昧此耆昧

謂武王養紂致之於暗昧則下耆昧謂致楚於暗

昧今示之弱楚勢必張勢張必驕驕則失道是致

之於暗昧也知變兼為撫則知變攻為耆之意矣

或據下二者疑上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

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

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武王之功業撫而取之

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穀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

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

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非丈

夫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

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

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

臨兌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

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

為臧逆為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

衡案傳單言否者蒙上臧省文衆散為弱坎為衆今變為兌兌柔

弱川壅為澤坎為川今變為兌兌為澤是川見壅

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

從人坎為法象今為衆則散為川則壅是失法之

用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

為允是法敗陸象云此傳義頗難曉尋其語脈當

為句蓋言師行有律以為師者能使其下如己也

故謂之律如己猶言從己謂師能令而不逆即上

文執事順成之意也從師為臧否臧猶不臧也

臧則律且竭而敗矣杜斷故曰律三字向不臧也

又專論卦象而不言事理此其蔽耳衡案言有律

當從律而今以從己也是律不為用故曰律否臧

上文師出以律句否臧承上省文此以律否臧為句者

上以明文意竭涸也坎變為允允無律象是不止

律否臧且竭盡也盈而竭天且無律象是不止

字復說川澤以已通言水之於川澤當滿盈而已

竭盡是無他乃天塞且散漫不整流之所致軍出

如此所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塞

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為澤乃成

臨卦澤不行之物衡案臨者在高視卑之名在高

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

違命亦不可行衡案有帥而不從是下臨其上果

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正義服虔亦云此

五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凶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

子與尸使不當也佐之於元帥弟子也而專以師

濟使不當也軍必破敗而與尸案下句云雖免而

歸則謂彘子當在陳而死師卦有與尸之語其言

尸猶死也服說得之意衡案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為明

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陸榮云逸周書曰捷克也衡案與其專

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貴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郟郟鄭北地

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

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參伍奢之祖

父令尹孫叔敖弗欲衡案或作叔孫敖非曰昔歲入陳今茲

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

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

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迴車南鄉旆軍前大旗

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

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愎很也其三帥者專行不

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誰適從聽彘

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衡案聽

與上盈而以竭文法正同無者蔑之也言佐以下

當聽於帥而無蔑之士眾將誰適從也晉人不聽

於帥者眾趙括趙同魏錡趙旃之屬皆是故曰晉

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又曰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又曰聽而無上眾誰適從參獨此行也晉師必敗

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轍而

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郟之間熒陽京縣

東北有管城、敖部二山，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

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肅心，楚師

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

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

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十

六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也。于民生

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衡

爾雅釋詁：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

器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

敖，蚡冒、箕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

君，箕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正義

服虔云：言其縷破藍藍然，惠棟云：方言引作縷，縷

說文曰：縷謂之縷，縷無緣也。馬宗建云：方言云

南楚凡人貧衣被醜敝，或謂之縷，縷以布而無緣

敝而紕之，謂之縷，縷或謂之縷，縷亦無

緣，故說文比而同之，其實當以布而無緣，敝而紕

之為正說。縷，縷通敝而紕之，其縷外著，故謂之縷

耳。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誠先

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

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

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

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惠棟云服虔曰左

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承也五十人為偏有兩故曰卒

偏之法司馬穰苴禮說言杜氏據司馬法以釋偏兩

異且與左傳乖不合當從服虔之說王引之云

杜解偏字兩字皆失其指服解偏字是也而解兩

兩偏則非今案卒偏之兩者百人為卒五十人為偏

卒偏之偏五十人兩之則百人欲明一卒是百人故曰

各有一卒為承也卒偏之兩者一卒又有偏與兩

為承也然則一廣有為承者百七十五人方足承

以彌縫其闕矣服云承有偏偏有兩則亦讀之為

與但以兩為偏承乃其微誤王云偏之兩欲明卒

是百人夫百人為卒周制也當時之人誰不知之

周禮及不言偏晉人既不知卒之為百人何以獨

知偏之為五十人也好奇而不知卒之為百人何以獨

原於理迂僻至此實可憫笑矣右廣初駕數及日

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

序次也衡案數數漏刻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

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尫為楚人所

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

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

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

原趙同屏趙括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

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欒

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也楚少宰

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也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遵也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詭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言誤對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也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

帥正義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云致師致其必戰之志則致師者致已欲戰之意於敵人故單車

揚威武以挑之衡案鄭以致為致必戰之志於彼杜讀如致人不致於人之致傳云致晉師則杜注

為勝正義混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

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鄭玄云摩迫也軍壁曰壘

疾靡者衰倚也與此靡同彼奔疾而旗自靡此驅疾自以旌靡之衡案摩訓近訓迫皆以車言故釋

靡旌為疾驅竊謂靡旌摩壘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連讀言靡旌與壘相切摩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左射以鼓左車左也鼓矢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

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間暇釋文兩馬

竇以為掉兩馬之鞅非也衡案周禮環人注引作柄馬本或从木作柄非惠所據乃誤本耳柄本義為整故賈疏云猶飾也掉搆搆叔曰吾聞致師者也振也故賈疏云猶正也

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

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

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

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鮑突當

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

至敢膳諸從者鮑突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

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

犢子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

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

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

於鮮敢獻於從者熒澤在熒陽縣東新殺為鮮見

六得一言其不如楚叔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旭

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矢楚之致

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

卻獻子曰二憾往矣獻子卻克弗備必敗彘子曰

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

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

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陸繁云乘猶陵也不如備之楚

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
 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彘子不可
 不肯設備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
 也覆為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
 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
 逐而退衡案上文與魏錡皆命而往在其請戰而
 還之後嫌於魏錡再往故傳挿此句以明
 上文皆命而往以觀卻獻子趙旃夜至於楚軍二
 憾往矣之言非錡再往也
 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
 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
 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說說

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
 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
 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
 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釋文搏音博衡案搏
 本或作搏足利本石
 經上行本作搏與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輶
 釋文合今從之
 車逆之輶車兵車名正義服虔云輶車屯守之車
 衡案晉人意不在戰故使輶
 車逆之服說是也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
 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
 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

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衡案此斷章取義謂先人進軍與詩本義自別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王念孫云

薄之也本作薄之可也上文引詩而釋之曰先人也此又引軍志先人有奪人之心以明先人之可

以制勝然後終言之曰薄之可也此四字乃總結上文之詞今本作薄之也則是專釋軍志之文而

餘文不與焉失其旨矣鈔本北堂書鈔車部一引此正作薄之可也通典兵十五同自唐石經始脫

可字而各本皆泐其誤衡案王說似而非矣此節孫叔先斷而後釋之我寧薄人無人薄我是斷之

也然後引詩以明戰陳當先人又引軍志以明先人之可以奪人之心奪人之心唯以其薄之故云

薄之也是轉輾相釋以明寧我薄人之意也可也斷辭上既斷之此又斷之無乃重複害文義乎北

堂書鈔有可字蓋以意增之耳王警見之以為奇證不復顧上下文義遂以有可字為是亦出其好

竒之弊耳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

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

指可掬也兩手曰掬衡案杜直解掬字不言所以

舟以兵斷爭舟攀舫者之指使之不得乘故其指至可掬之多也晉師右移上軍

未動言餘軍皆移去唯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

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

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

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

鄉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

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

衡案靈寵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惠棟

云游闕游車闕車也外傳曰戎車待從唐侯以為

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

也惠棟云郤錡字駒伯克之子也大夫門子得從父于軍鄆陵之戰范句從文子於軍此其證也

王引之云待諸者禦之也時上軍未動故郤克欲

禦楚師士會以寡不敵眾故收軍而退也魯語帥

大讎以憚小國其誰云待之楚語其獨何力以待

禦敵亦曰待皆引伸之義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

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

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

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傳遜云士會自以

耳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

必以終戶止也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顧炎武云

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漢書樊噲傳詔

戶者無得入羣臣王嘉傳坐戶殿門失闌免唐書

李紳傳擊大毬戶官道連馬不敢進倅頤熒云小

爾雅廣詁戶止也戶通作扈昭十七年傳九扈為

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杜注扈止也衡案足利自

本宋本淳熙本岳本作戶本或作戶注同非

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廣兵車楚人甚之脫扃扃車上兵

闕陸祭云甚毒也此謂甚為教者杜以脫扃及下

傳作界云舉也引黃顛說廣車陷楚人為舉之也

其義良是疑今文作甚者誤衡案張衡西京賦天

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旗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

馬出坑，則車軒，車軒則旆，旆必抵觸後岸，車不能出坑，故馬便旋不進。拔旆投衡，則無所抵觸，故出也。杜求其說，而不得。謂旆帆風，然傳不言風，是日無大風，可知。若帆微風，便不能進，其馬弱甚，馬在戎馬，主力哉。旆本或作旆，非。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旆

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

趙案世傳，騎馬始於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分明是騎。蓋主父始制騎戰之法，故云始於主父。其單騎者，先是亦偶有耳。

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

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不欲見趙旆。顧曰：

趙使在後，使老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

授趙旆，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

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武子魏錡，下軍之士

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敢納諸廚

子之房。抽擢也。敢好箭，房箭舍。

衡案，矢字句，逢好箭，則納之廚子之

也。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

箭。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澤名，河東聞喜縣東

北有董池陂，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

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穀，臣楚王子及

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屯宵

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顧炎武云言其軍驚無復

部伍解非衡案上文云晉之餘師是其兵丙辰楚

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

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

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

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文字武

王克商作頌曰載戰于戈載囊弓矢戰藏也囊韜

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

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

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衡案夏毛傳亦訓大蓋取禹域

稱夏之義毛常取古義解詩下文楚子云保大亦謂保有

大國則毛訓夏為大指天下而言箋訓肆為陳是也時是也言我求有美德者使之陳又作

列其道於是中夏故信王天下而保有之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

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日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

三三篇鋪布也繹陳也時是也思辭也頌美武王能

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衡案鋪詩作敷箋訓編釋之云敷是

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似勝杜注惟字本或作維阮元云傳引

詩書多從小旁今從石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

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

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

次第正義沈氏難云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篇次

歌之次非也衡案孔子曰我從衛歸魯樂正雅夫

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

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

正義劉炫云能有七德故子孫不忘章明功業王

念孫云劉說是也凡功之顯著者謂之章魯語曰

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晉語曰以德紀民其章

大矣韋注並云章著也義與此章字同使子孫無

忘其章即上文所云示子孫以無忘武功今我使

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

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

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

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

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

官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衡案

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

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

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陸粲云

今問晉罪則無可指處所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

命又可以為京觀乎衡案足利本宋本淳熙本岳

通非也祀于河作先君官告成事而還傳言楚莊

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

鄭而立公子魚臣

正義此石制引楚師入鄭將以分鄭國以半與楚取半立公子

入魚臣為鄭君己欲擅其寵也中井積德云石制躬

非與楚衡案正義是也其跡已顯安敢歸鄭不以半

戰若石制躬入楚軍其跡已顯安敢歸鄭不以半

與楚無所利豈肯聽之哉及鄭伯謀耳且左右曰

不可許也得一國無赦以其私與石制謀耳且左右曰

義以爲與楚也履軒著諸經彫題率取之臆左傳

此說佳然謬妄居十之七八今皆不取

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

所謂母怙亂者謂是類也言恃人之亂以要利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

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亂為政亂云

今政亂國將有憂病者矣亂字讀不連離瘼矣下

文云歸於怙亂者也夫謂憂病歸於怙亂者則亂

字不連下讀指世亂而言之言世亂則必有憂病

者矣此憂病將於何所之歸乎杜亂離瘼矣四字

連讀失之歸於怙亂者也夫恃亂則禍歸之

如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

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

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

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衡案

言或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

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

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

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

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

之備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

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言晉景所以不失霸，冬楚

子伐蕭，宋華椒以蔡人救蕭，蕭人囚熊相宜僚及

公子丙。王曰：勿殺，吾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

潰。顧炎武云：下有明日。蕭潰之文，此處疑衍。若此

蕭潰，傳總序。蕭潰之事，申公巫臣至，遂傳於蕭。序楚子賢，軍士感悅，所以能傳於蕭。明日，蕭潰序。

校

申叔救無社之事，分為三節。文不相蒙，顧并三節

為一節，以明日蕭潰為遂，傳於蕭之明日，故以此

蕭潰為行，不知明日。左氏欲見楚子之賢，故詳序圍蕭

傳於蕭之明日。左氏欲見楚子之賢，故詳序圍蕭

時之事，再言蕭潰耳，非衍文也。粗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拊撫慰勉之。三軍之

士皆如挾纊。纊，絨也。言說以忘寒。遂傳於蕭。衡案：還無

也。兵士著於蕭城之堞。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還無

社，蕭大夫司馬卯、申叔展皆楚大夫也。無社，素識

叔展，故因卯呼之。叔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

窮乎？曰：無。麥，麴窮，所以禦濕，欲使無社逃泥水

腹疾奈何叔展言無禦濕藥將病之正義如似河內則生腹疾無此曰目於晉井而拯之無社意解欲

入井故使叔展視虛廢井而求拯己出溺為拯若

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結茅以表井須哭乃

應以為信衡案若女也申叔不諳城中地理謂城

社為茅經標己所匿之井城陷妄出恐其為軍人

故杜以為申叔語其說本不謬履軒謂二句亦無

社語是讀若如字遂生此謬說耳夫城陷而哭於

井底軍士必怪而認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

之非求全之道迂矣

經存焉號而出之號哭也傳言蕭人無守心晉原

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原穀先穀曰

恤病討貳於是卿不書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

之不討貳也楚伐宋晉不救不恤病也宋為盟故

伐陳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約言

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衛成公與陳共公有舊好

故孔達欲背盟救陳而以死謝晉為十四年衛殺

孔達傳

經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螽無傳為

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書名以罪討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夏

楚子伐宋以其救蕭也救蕭在前年君子曰清丘

之盟唯宋可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

不顧盟以恤宋而經同貶宋大夫傳嫌華椒之罪

累及其國故曰唯宋可以免秋赤狄伐晉及清先

穀召之也邲戰不得志故召狄欲為變清一名清

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

之衡案先穀有罪矣而言歸罪者邲之役趙同趙

括魏錡趙旃亦皆有罪今不罪四人而獨殺先

穀故傳云歸罪只下一歸盡滅其族君子曰惡之

來也已則取之其先穀之謂乎盡滅其族為誅已

甚故曰惡之來也清丘之盟晉以衛之救陳也討

焉尋清丘之盟以責衛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

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

晉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

亢禦也謂禦宋討陳也王念孫云亢當也襄十四

年左傳晉禦其上戎亢其

下呂氏春秋離俗篇豈亢責也哉高杜注並云亢

當也字通作伉呂氏春秋士節篇身伉其難高注

亢當大國之討謂晉討衛之救陳也十二年宋伐

陳衛孔達救陳曰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是其證也

衡案王說是也大國之討即上文晉以衛之救陳

也討焉之討字如杜解以上文討為晉討衛以此

討為宋為晉討陳一節我則死之為明年殺孔達

傳

經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大國

罪之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無傳文十四年盟新城

晉侯伐鄭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傳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以

殺告故免于伐遂告于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

達構我敝邑于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諸殺大夫

亦皆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以有平國之功

故以女妻之使復其位襲父祿位夏晉侯伐鄭為

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告於諸侯蒐焉而還

蒐簡閱車馬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

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十二年子良質

楚子張穆公孫

於楚子張穆公孫鄭伯如楚謀晉故也衡案故鄭

以子良為有禮故召之有讓國之禮楚子使申舟

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亦使公子馮聘

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

楚子田孟諸無畏扶宋公僕曰鄭昭宋聳昭明也

聳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

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

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衡案過他國當借道今過

國邊鄙也以我為楚國邊鄙則國非我國故下承

諸人駁注訓鄙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乃殺之馬宗璉云呂覽行論篇云楚子聞之

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履及於室皇室皇寢門

闕馬宗璉云呂覽莊王方削袂聞之曰噫投袂而起孔廣森曰削裁也投袂投其所削之袂也

案楚子與晉爭雄長於中原恐不自裁衣袂杜注似長室皇詳見於莊十九年劍及於寢

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冬公

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

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曰子家其亡乎

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衡案懷如物在懷

人懷土有女懷春之類諸言懷者皆有念念在此不能暫忘之意古人遇懷字多添戀字釋之以此

懷必貪貪必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為十八年歸父奔齊傳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物玉帛皮幣也

於是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品實於庭以

荅賓朝而獻功獻其治國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

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容貌威儀容顏也

采章車服文章也嘉淑令辭稱讚也加貨命宥幣

帛也言往共則來報亦備正義劉炫以為皆是賓

內之物於是所獻之物庭中實之有百品謂聘享

之禮龜金竹箭之屬有百品也朝而獻功言治國

有功故土饒物產於是女織璣組羽毛齒革乃得

賂之多，多獻賂賂，以謀其不免於罪也。衡案：杜解庭實旅百，為主人設，邊豆百品，實於庭，蓋指致饗於賓而言之。然古未有稱饗為庭實者，至威儀容顏，令辭稱讚，乃人事，非物品，顯與傳言誅而薦賄則無及，非其說不攻而自破。當以劉說為正，但劉以容貌采章為一類，則失之。容貌謂珠玉皮組之屬，可制冕弁玉佩之類，以飾容貌。采章謂羽毛丹漆之屬，可飾車服旌旗之類，以分貴賤等級。物采章亦一類，劉合二者為一類，非也。類，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薦進也。見責而往，則不足解罪。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為明年歸父會楚子傳。

經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平者，總言二國和，故不書其人。六月，癸卯，

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狄之別種，氏

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從告。正義：杜言氏國故

而中國亦然。衡案：足利本，宋本作氏國。言以國為氏也。本或氏國上有潞字。阮元云：據正義，足證潞字為

文衍。秦人伐晉，無傳。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稱殺者名，兩

下相殺之辭。兩下相殺，則殺者有罪。王札子王子札

也。蓋經文倒札字。秋，螽無傳。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

婁。無傳。無婁杞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

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

為常。故曰：初冬，螽生。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

螽。釋文：螽，悅。全反。字林：尹綯反。劉餗：風雨不和，五稼

不豐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終前年傳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伯宗晉大夫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

非所擊衡案雖鞭之長喻晉之疆不及馬腹言天

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違天乎諺曰高下

在心度時制宜川澤納汙受汙濁山藪藏疾山之

有林藪毒害者居之陸粲云藪大澤也一曰澤之

者蓋誤孔云近山近水希者也杜云山之有林藪

澤皆得稱山矣也瑾瑜匿瑕正義瑾瑜玉之美名聘義曰

之質亦或居藏瑕穢瑕不揜瑜瑜不揜瑕鄭玄云

瑕玉之病也玉之性善惡不相揜此云匿瑕似以

美匿惡故云匿亦藏也言玉質雖美亦瑕藏其中

不言瑜能國君舍垢忍垢恥釋文垢本或作詭惠

掩蓋瑕也曰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阮元云漢書路温序

傳引作詭衡案詭本義訓罵垢汙也作垢為長其

或作詭蓋亦垢字之假借耳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

為說小惡不損大德之喻君其待之待楚衰乃止

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

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

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

車上望櫓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

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

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衡案承奉也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寶寶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成其君命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成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敵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荅未服宋而去故曰

棄言申叔時僕僕御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守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

不書不告，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

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鄆舒潞相，晉侯將伐

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僇才，僇絕異也。言

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

狄有五罪，僇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

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

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陸粲云：詩式微及鹿丘

侯寓于衛，疑即此事。下文云：立黎侯而還，蓋復其

國矣。舊說以二詩為僇宣公時作，殆非也。衡案：大

史編詩，隨時先後而次第之，未嘗紊其序。式微鹿

丘收在邶風，凡邶風所載皆衛未濟河時之作。匏

有苦葉序云：刺宣公，谷風次之，序云：刺夫，婦失道

則亦宣公時作，而式微次之，鹿丘又次之，故舊說

為宣公時作，洵不誣焉。夫國之廢興，何時無有，蓋

衛宣公之時，狄一逐黎侯，而黎侯後能復其國，傳

不言者，其事小不足載也。及鄆舒專政，復逐黎侯，

而奪其地，傳言之者，重伯宗之言耳。且詩斷於陳

風，株林，此在其後數年，焉得以此。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僇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衡案：茂，勉也。茲，滋通，亦益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

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陸粲云：謂重固其天命耳，豈謂政令乎？若

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

乃不可乎？夫恃才與眾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由用也。天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

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

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

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曲梁今廣平曲梁縣也書癸

卯從赴唐棟云注云廣平曲梁縣迴遠非也劉昭案上黨記曰潞濁漳也縣城臨潞晉荀林

父伐曲梁在城西十里今名石梁馬宗建云杜注

曲梁在廣平蓋公晉侯弟亂行於曲梁而誤彼曲

梁在廣平有雞澤可證此曲梁近潞不得遠引廣平之曲梁為據豐舒奔衛衛人

歸諸晉晉人殺之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三人

皆王卿士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王子捷

即王札子卒立召襄襄召戴公之子正義卒終也謂後終立之

非此時即立毛氏後亦不滅但傳不言之耳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

輔氏晉地壬午晉侯治兵于稷以略狄土略取也

稷晉地河東聞喜縣西有稷山壬午七月二十九

日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之弱故別遣魏

顛距秦而東行定狄地衛案隱五年傳吾將略地注云略總攝巡行之名晉

既滅潞此亦謂總攝巡行其地杜訓取非立黎侯而還狄奪其地故晉

復立之及雒魏顛敗秦師于輔氏晉侯還及雒也

雒晉地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

子武子疾命顛曰必嫁是武子魏犢顛之父疾病

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顛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

治也及輔氏之役顛見老人結草以充杜回充禦

也杜回躓而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

之父也而女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傳舉

此以示教晉侯賞桓子秋臣千室千家亦賞士伯

以瓜衍之縣士伯士貞子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

微子吾喪伯氏矣伯桓子字邲之敗晉侯將殺林

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父曰周

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謂此物也夫周書康誥庸用

也祗敬也物事也言文王能用可用敬可敬陸祭

類也衡案王引之亦訓物為類自注云桓六年傳

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宣十二年傳百官象物而動

昭元年傳言以知物九年傳事有其物晉語如草

木之產也各以其物韋杜注並曰物類也訓類為

長據下文所說庸庸謂能用士伯庸中行伯言中

用人者斷章取義不獨詩也

行伯可用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

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故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錫

賜也詩大雅言文王布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

行周道福流子孫衡案鄭箋云乃由能敷恩惠之

率是道也其何不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

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劉康公王

季子也原叔趙同也天奪之魄矣心之精爽是謂

魂魄為成八年晉殺趙同傳初稅畝非禮也穀出

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

稅不過此以豐財也冬蟪生饑幸之也蟪未為災

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為物害時歲雖饑猶喜而書之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甲

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路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

會稱人從告夏成周宣榭火傳例曰人火之也成周

雒陽宣榭講武屋別在雒陽者爾雅曰無室曰榭謂

屋歇前正義服虔云宣揚威武之處義或當然也齊

以詩證之則宣王嘗於東都講武車攻吉日意

者講軍於是榭故謂之宣榭歟案宣王為平王之

功不毀其廟理容或然若其廟是時親雖盡或以其有

立於下都經亦言榭則非廟也案車攻序云復會諸

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馬焉齊說近是詩云駕言

徂東傳釋東為雒邑者就其大名秋郊伯姬來歸冬

大有羊無傳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

辰鐸辰不書留吁之屬三月獻狄俘獻于王也晉

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

代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大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

大傅孤卿於是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

聞之禹稱善人稱舉也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詩

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善人在上也言

善人居位則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幸民諺

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也夏成

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正義

人火從人而起人失火而為害本其火之所來故指火體而謂之為火天火則自然而起不能本其

火體故以其所害言之謂之為災聖人重天變故異其名春秋書災多矣唯此言火耳

經夏五月辛卯榭宮傳曰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榭宮傳災然則司鐸人火而踰公宮

燒榭倍之廟則書曰災是雖能本火體而中隔公官則若自然故亦謂之災也疏極明暢惜不引

證之故特詳之以秋郊伯姬來歸出也為毛召之難

故王室復亂毛召難在前年王孫蘇奔晉晉人復

之毛召之黨欲討蘇氏故出奔冬晉侯使士會平

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原襄公用周大夫相佐

也殺烝烝升也升殺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

薦而殺烝故怪問之武士會諡季其字山井鼎云

作武季今本武子上後人補足季字所校諸本皆無檢杜注武士會諡季其字不為無據也陳樹華

云杜氏為下傳文季氏而出此注且內外傳文間稱士季無稱季武子者山井鼎說非也

杜注例傳作武子當云武子士會諡必不主聞之舍子字而預注下文足利本作武季是也

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

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衡案體薦豚解也豚解者解為七體脊及兩脅

兩肩兩腿也詳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

皆可食所以示慈惠也正義特牲饋食禮有九體則肩一臂二肱三脰四脛

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脇八短脇九此謂士禮也若大夫禮則十一體加脰脊代脇衡案肱臂節脰面

額也，胥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公謂諸侯，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傳言典禮之廢久。

經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再與

文同盟，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丁未

二月四日，夏，葬許昭公，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

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朔，官失之。己未，公會晉侯衛

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晉地。秋，公至自會，無

傳。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盼卒，傳例曰：公母弟。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為

斷道會，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跛而登階，故笑之。正義：沈氏引穀梁傳云：魯行父禿，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

曹公子首偃，故婦人笑。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

報，無能涉河，不復渡河而東。衛案：言不獻子先歸

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欒京廬，郤克之介。仲顯：煊云：國語齊語

衛人出廬於曹，韋昭注：廬，寄也。釋名：釋宮室，寄止曰廬。周禮：野廬氏，鄭注：廬，賓客行道所舍，謂獻子

先歸，使欒京寄止客舍，以待命于齊。衛案：使者既歸，介無獨留之禮，況郤克怒齊侯無禮，必不使介

受齊禮待，俸釋廬為寄止逆旅，是也。命謂齊罪笑者之命。曰：不得齊事，無復命

矣。使得齊之罪，乃復命。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

請以其私屬。又弗許。私屬，家衆也。為成二年戰于

鞏傳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晏弱桓子

及斂孟高固逃歸聞郤克怒故夏會于斷道討貳

也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

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執三子不書非

卿野王縣今屬河內苗賁皇使見晏桓子賁皇楚

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晉食邑于苗地晏弱時

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馬宗璉云宰相世系表云河南軹縣南有苗亭案郡

國志河內有野王温軹三縣軹有原鄉賁皇為苗

邑大夫時自軹縣往野王見晏桓子歸乃言於晉

侯是自河內歸河東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

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言汲汲也舉言羣臣不信諸

侯皆有貳志舉亦皆也齊君恐不得禮不見禮待

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沮止也曰君不

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

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衡案難患也吾若善

逆彼彼齊三人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

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反者高固謂得不當來之辭

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緩不

拘執使得逃去也傳言晉不能脩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惠士奇云晉未嘗出師而云晉師還者豈斷道討貳之師歟似有關

文、衡案、晉欲以兵威服諸侯，故帥師以會，高固知之，及斂孟逃歸，上傳云討貳也，此云晉師歸，上下相顧為文，明斷道討貳。范武子將老，老致仕，初受

隨，故曰隨武子，後更受范，復為范武子，召文子曰：

變乎？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文子士會之子，變其

名，易者實多，易遷怒也。衡案：杜讀易為施，施移也，故云遷怒，意謂婦人笑己，

而遷怒於齊侯也，然上文云喜怒以類者鮮，下又引詩以說喜怒之利害，則易讀如字，謂喜怒哀節

耳。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詩小雅也，遄速也，沮止也，祉福也。衡案：古之君子，

有祉曰怒，曰祉，互文見義，故下文釋之云：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君子之喜怒以

已亂也，弗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

乎？不然，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

有豸乎？豸解也，欲使卻子從政，快志以止亂。釋文：豸本

又作鳩，直是反，或音居牛反，非也。此訓見方言，衡案：石經作鳩，非。爾從二三子，唯

敬二三子，晉諸大夫乃請老，卻獻子為政，冬，公弟

叔盂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

在曰弟，以兄為尊，凡稱弟皆母弟也。此策書之通

例也，庶弟不得稱公弟，而母弟或稱公子，若嘉好

之事，則仍舊史之文，唯相殺害，然後據例以示義，

所以篤親親之恩，崇友于之好，釋例論之備矣。

經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無傳。夏

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傳例曰自外曰戕邾

大夫就郕殺郕子甲戌楚子旅卒未同盟而赴以名

吳楚之葬僭而不典故絕而不書同之夷蠻以懲求

名之偽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歸

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

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

特書略之笙魯竟外故不言出衡案不書族者蒙上省文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

會晉侯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

南郭偃逃歸晉既與齊盟守者解緩故得逃夏公

使如楚乞師欲以伐齊公不事齊齊與晉盟故懼

而乞師于楚不書微者行秋邾人戕郕子于郕凡

自虐其君曰弑自外曰戕弑戕皆殺也所以別內

外之名弑者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

之漸戕者卒暴之名正義臣弑其君子難言故春秋謂

自內虐其君者通以弑為文也惠棟云唐石經云

自內虐其君案正義同今本皆脫內字阮元云案

周禮大司馬之職正義李善魏都賦注引傳並有

內字顧炎武云虐上多內字誤也衡案上句言其

君故云自虐自自己之自不訓從故不言內下句

不言其君故云自外文各有當也若言自內弑其

君不近於笠上戴笠乎正義言自內虐其君者下

句有外字上句無內字兩自字異義故添內字以

釋上自字與下自字異義非傳有內字而正義訓

自為從也石經誤會正義為傳本有內字遂妄增

左傳卷之十一

之所謂名儒不窺者以此類顧以內字為衍是也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

而用晉師成二年戰于鞏是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在成二年冬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公孫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歸父襄仲子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

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

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

夫適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於

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也衡案

子惡齊甥襄仲殺之以立宣公其南通於楚不能堅事齊晉非襄仲所為則失大援者專指齊言之

不并指晉楚故季孫云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未嘗一言及晉楚之事也蓋季孫知歸父與公謀

欲以晉人去三桓而憚公然言之公欲乞楚師以伐齊則當時齊病魯可知矣故欲以失齊援為名

以逐歸父也杜意謂季文子以歸父如楚如晉并歸罪於其父故以大援為齊晉楚耳然觀臧宣叔

言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臧宣叔怒曰當其則季文子專言失齊援明矣

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宣

叔文仲子武仲父許其名也時為司寇主行刑言

子自以歸父害己欲去者許請為子去之遂逐東

門氏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氏子家遷及笙子家

歸父字壇惟復命於介除地為壇而張帷介副也

將去使介反命於君釋文壇音善焦循云此壇釋文音善曲禮大夫士去國踰

左傳卷十一 襄公十一年 三十一

竟為壇位、注云、壇位除地為位也、釋文亦音善、皆讀壇為壇也、衛案、封土為壇、除地為壇、封土非急遽之時、所能辨、故此及曲禮皆讀為壇也、壇音近、故古多假借、**既復命袒括髮**、以麻約髮、即位哭、三踊而出、依在國喪禮、設哭位、公薨故、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

左傳輯釋卷十一終

彥根 澀谷啓子發 成瀨實伯功 按字

左傳輯釋卷十二

日南安井衡 著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無傳、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傳、無冰、無傳、周二月、今之十二月、而無冰、書冬

溫、三月作丘甲、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斂、故書、公

高云、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丘使也、穀梁赤云、作為也、丘為甲也、兵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胡安國云、

昔也四丘出三甲今也一丘出
 考索載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
 一乘步卒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亦二十五人積四丘
 具一乘則為二十五人者即一丘出之中共百人為軍也
 者今增而為二五五人是一丘出之乘乎抑每乘而增
 所未可知者其三甸而增一乘乎則計甸而增乘未
 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
 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其用百五十人則魯每
 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魯每
 丘共出一甸之賦萬斯大云通考春秋竊謂此但增
 甲士而步卒如故也占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但居
 左以主射則謂之馭乘如文十一年中敗狄于鹹侯叔
 人共乘者則謂之馭乘如文十一年中敗狄于鹹侯叔
 夏御莊叔房甥為右富父終一乘是也魯畏齊
 疆車增一甲皆為馭乘因使一丘出三軍時也丘甲暫
 甲其步卒之增案傳釋所以作丘甲而不言其制今
 增非為常制衡案傳釋所以作丘甲而不言其制今
 不可得而考姑舉諸說而折衷之杜謂使一丘出二
 甸之賦魯本二軍今使丘出甸賦則三倍其舊是二

軍為八軍矣民何以堪之襄十一年作三軍各征其軍
 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必不能若此時既作八軍經何
 待襄十一年始書作三軍作三軍當倍於舊注不攻而自
 加於舊若一作八軍貢賦也以此推之杜注不攻而自
 羣臣何無一言及此者也以舊推之杜注不攻而自
 破法知杜注不可通因減其數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舊法三分之一矣周禮小司徒五人為伍五伍為兩
 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是軍為一
 萬二千五百人五千人據司馬法三軍為一
 三則四百五十人而餘五千人今一甸增一甲二
 人則四百五十人而餘五千人今一甸增一甲二
 配二軍以千一軍為一萬人不知此八百七十三人邪抑別
 為一隊以千一軍為一萬人不知此八百七十三人邪抑別
 書作三軍則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各有所本襄十一年
 果如胡說必以八千三百五十人為一隊矣此何
 所本而貢賦又加魯至僅加四千人別為一隊矣此何
 作三軍始慮貢賦加舊此亦何說也蓋胡本李說而
 是未詳考耳顧所據李說即胡說也蓋胡本李說而

變其文，故人不喻耳。蓋李見司馬法與小司徒所說，人數不吻合，創亦二十五人爲甲之說，一乘共百人，則百二十五乘，恰合一軍之數。則司馬法亦與小司徒，徒吻合矣。然本是強說，且言周法不說魯作丘甲，顧據以解此經，非也。至其言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二十五人，尤屬謬說。宣十二年傳云：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偏之兩卒，偏之兩卒，即廣有一卒之卒，則廣有一卒，一卒承之，一卒又有偏與兩承之，顧以廣爲楚戎車之名，故云一乘至用百五十人，遂以證魯每乘增一甲，何其粗也。萬亦本胡說，而知襄十一年作三軍之，不可通，故云丘增一甲士，不增步卒，而僅增一甲士，無所用之，乃引富父終甥，創每車駟乘之說，此亦不然。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一車三人，各居二尺，駟乘則一人居後，不便於戰，故一車必三人，其駟乘者必，有故而然。長狄異常，其力亦必什佰，常人時人懼之，故其侵陵中國，宋魯皆駟乘以禦之，蓋以備同車之，死非同時皆戰也。故唯將車駟乘，餘車則否。齊雖強，特其兵衆耳，未必盡如長狄之長，且強，何必每車駟。

乘，以禦其師也。今案古書謂士卒爲兵，則有之，未有以甲爲士卒者。故公穀皆以爲使，丘作甲，似可從，但穀梁作訓爲云，丘爲甲也，則倒經文矣。左氏云，爲齊難，故作丘甲，其文似謂增士卒，故杜以下皆以爲增士卒，然率取之臆，動礙古法，故遞減其數，至丘出一甲士而止，未見其至當也。愚竊謂左氏亦謂作甲，司馬法云，甲士三人，則步卒不被甲，今爲步卒作甲，蓋欲壯其氣，以敵齊軍，故云爲齊難，故作丘甲，丘如獲乎丘民爲天子之丘，指凡在野者而言之，非四夏臧邑爲丘之丘也。此亦臆說，姑書以質諸後人。

夏臧

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晉地。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我別種也，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撓，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書秋從告，冬十月。

傳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邲

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為平戎。劉康公徵我將遂伐之、康公王季子也、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內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別也、為齊難、故作立甲。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立甲。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與晉盟、懼齊楚、秋、王人來告敗。解經所以秋乃書、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治完城郭、具守備、曰齊楚結好、

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同共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逞、解也、為二年齊侯伐我傳。衡案、逞、快也、凡言有備可得、以破敵矣。

經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四月無丙戌。丙戌五月一日。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魯乞師於晉、而不以與謀之例者、從盟主之令、上行於

下非匹敵和成之類例在宣七年曹大夫常不書而書公子首者首命於國備於禮成爲卿故也鞏齊地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

梁曰鞏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十里馬宗彙云張

臨淄縣西八月壬午宋公鮑卒未同盟而赴以名庚

寅衛侯速卒宣十七年盟于斷道據傳庚寅九月七

日取汶陽田晉使齊還魯故書取不以好得故不言

歸冬楚師鄭師侵衛子重不書不親伐十有一月公

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公與大夫會不貶嬰齊者時有

許蔡之君故正義或以爲於時兵將嬰齊爲主蔡許

爲王左右隸屬嬰齊則二君卑於嬰齊

何由得與公敵衡案傳云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

謂之失位既以失其位沒二君不書若又以有二君

不貶嬰齊會公是春秋無定義豈其然乎然則何爲

不貶嬰齊曰不貶嬰齊即所以貶晉侯也晉爲霸主

魯衛皆其屬國楚侵衛遂侵魯而晉畏其衆不敢出

師以援之使屬國之君重賂納質以與蠻夷大夫盟

罪皆在晉故書嬰齊以貶晉傳於公衡逃歸下詳載

臧宣叔之言而繼之曰是行也晉辟楚畏其衆也正

釋此經書嬰齊也蜀盟諸侯知畏晉而猶與楚置盟

罪在諸侯故卿貶稱人傳既詳釋蜀盟所以書人而

不言所以獨書嬰齊故於公衡逃歸下并釋之但傳

杜不喻耳故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齊在鄭下非卿

傳曰卿不書置盟也然則楚卿於是始與中國準自

此以下楚卿不書皆貶惡也

傳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在泰山博

縣西南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攻龍門也龍

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封竟弗

聽殺而膊諸城上膊磔也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

取龍遂南侵及巢丘取龍侵巢丘不書其義未聞

正義賈逵云殺盧蒲就魁不與齊盟以亡其邑故

諱不書耳衡案經云伐我北鄙則齊所伐止於北

鄙而傳云遂南侵及巢丘遂南侵三字釋所以不

書取龍侵巢丘言是二者魯自取之故諱不書賈

說是也毛本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

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衛地良夫孫林父

之父石稷石碯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

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

以荅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

夏有闕文失新築戰事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

須眾懼盡成子石稷也衛師已敗而孫良夫復欲

戰故成子欲使須救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

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隕見禽獲子以眾退我

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眾新築人

救孫桓子故竝告令軍中齊師乃止次于鞫居鞫

居衛地衡案云齊師乃止則告車來甚眾者齊人

告之齊侯也上文云我此乃止而此句繼

之云且告車來甚眾文不相聯屬竊疑我此乃止

師諫齊侯逐衛師且告車來甚衆故齊師乃止也若石稷以車來甚衆告令其軍中不得言齊師乃止注未免為強解

新蔡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

免于奚守新蔡大夫既衛人賞之以邑賞于奚辭

請曲縣軒縣也周禮天子樂官縣四面諸侯軒縣

闕南方正義大夫判**繫纓以朝許之**繫纓馬飾皆

諸侯之服衡案周禮中車王之五路一曰玉路錫

今馬大帶也鄭司農云纓謂當胃上禮家說曰纓當胃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說文鞅頸組也

釋名鞅嬰也喉下稱嬰言纓絡之也仲尼聞之曰

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器車

服名爵號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為民

所信衡案有是名則有是位有是位則有是職有是職則有是事事順名而出民信之是名以

也出信**信以守器動不失信則車服可保**衡案事順

是特假之器耳未假諸侯之名也而仲尼名器並

言之非謂衛人假于奚以諸侯之名也器以藏

禮車服所以表尊卑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各得其

宜衡案禮因義而制行義以生利得其宜則利生

衡案義利之和也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

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孫桓

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

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宣十七年郤克至齊為婦

人所笑遂怒故魯衛因之孫桓子臧宣叔皆不以

國命各自詣郤克故不書晉侯許之七百乘五萬

二千五百人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城濮在僖二

十八年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不中為之役使顧炎武云先大夫

謂原軫狐偃欒枝

之輩王念孫云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肅

速也晉語曰知羊舌職之聰敏肅給是也才具敏

捷則可以勝敵故曰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

故捷則肅非肅敬之謂也下文曰克於先大夫無

能為役亦言克之才迴不及先

大夫之敏捷非不敬之謂也

萬人郤克將中軍士燮將上軍范文子代荀庚元

云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作佐上軍案四

年傳尚云士燮佐上軍至十三年傳始云士燮將

上軍此不得為將明矣衡案下文士燮對晉侯曰

庚所命也克之制也注云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

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則此注代荀庚亦

謂代行杜既言代行則其所據本作將上軍若作

佐士燮本職杜何言代也釋文正義亦不言有異

文則唐以前無作佐上軍者蓋荀庚不出士燮攝

將以行故言將耳文七年令狐之役上軍之將箕

鄭居守荀林父以佐率上軍傳云荀林父佐上軍

不言將則佐獨率其軍亦有不攝將者蓋石經據

下文庚所命也及文七年傳改將為佐而諸本沿

之耳精究文義石經似長但讀書之

法疑以傳疑此當依杜舊本為正

欒書將下軍

代趙朔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

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

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

其僕曰吾以分謗也不欲使韓氏獨受謗衡案將

所以勝也、傳載之者、見勝敗決於未戰之師從齊

前也、徇本或作徇非、下文以徇齊壘同、師從齊

師于莘、莘齊地、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靡笄

山名、衡案、史記索隱曰、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

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詰朝平旦、對曰、晉

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大國謂齊、敝邑魯、衛自稱、寡君不忍、使羣臣請

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輿眾也、淹久也、衡案、

役、師戰士也、晉有輿、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

尉、掌輜重、次舍之事、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

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桀擔也、焦循云、文選謝靈運雜擬詩、暮坐拈擔、

下括、毛萇曰、雞棲于杙、為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

同、廣雅、擔揭皆訓舉、擔即擔字、楚辭、哀時命、負擔

荷、以丈尺兮、王逸注云、背曰負、荷曰擔、擔揭皆舉

義、故杜讀桀為揭、而以擔訓桀、石以投人、即舉石

以投人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

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

車而走、欲自異、衡案、桑本難拔、易曰、其亡其亡、繫

與桀、石同、故傳不單言桑、而言桑本矣、傳詳載固

與齊侯之事者、以見其不好謀、而特恃匹夫之勇、
所以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
敗也、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
賣之、張御郤克、鄭立、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

朝食姑且也、翦盡也、衡案、翦斷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

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

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

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

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

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為殷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

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

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衡案、言我勞如此、

自為病矣乎、亦厲之也、戰方殷、各盡力於其、張侯

職、故云子豈識之、非謂以病故不識已勞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

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

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

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

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焦循云、援為引、謂牽持而

以手持而牽引之、使擊、一手助鼓、一手并轡、故馬

逸不能止、援訓引、亦訓助、引之即所以助之也、衡

案、援取也、孟子曰、思援弓繳而射之、物在我旁、引

而取之、謂之援、援琴而彈之、屬皆然、若直訓引、義

不可通、郤克病不能鼓、故張侯取其桴而鼓之、耳

知張侯獨鼓之者、鼓樹將後、郤克必右手執枹、向

車左鼓之、張侯左手執轡、必向車右鼓之、是二人

對立也、二人對立、左人以右手牽持、右人之右手

以擊在後、之鼓勢甚不便、時郤克病甚、不必

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顧炎武云、華

東濟南歷城縣東北下有華泉衡案釋文不字無音小雅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是也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子此不當讀為柎

輿韓厥父衡案石經作旦諸本作且錢大昕故中云夢必在夜作旦義為長今從之

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

將在左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

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戎禮射其左越于車下

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

請寓乘綦母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右皆肘之使

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仆車中故俯安隱

之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絰於水

而止驂馬絰也丑父寢於鞞中鞞士車同西都賦

乘棧車杜讀為棧故云士車此訓臥車為長蛇出

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

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顧炎武云在軍中不敢言病故

之示脩臣僕之職惠棟云說文引作馬從馬口絆其足讀若輒臧琳云古文左氏

本作為韓厥執馬前馬即繫正字今本化為馬又別出繫字繫當為衍文衡案臧據古文立說故以繫

為衍文今本既誤馬作馬又再拜稽首奉觴加璧

別出繫字則當以馬字為衍

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

之

之

之

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請不欲乃

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屬

適也衡案屬會也戎行戎車之道也且懼奔辟而

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

羞故言二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

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

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

莜為右載齊侯以免佐車副車鄭玄云朝祀之副

韓厥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

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

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己故三入晉

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齊師大敗皆

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眾以帥厲退者遂逆入狄

卒狄卒者狄人從晉討齊者焦循云每出齊師絕

三入入晉師也三出出晉師也此云出齊師所以

明上之出為出晉師傳文本自明白杜云齊侯輕

出其眾其眾二字解齊師二字於出字上加一輕

字釋文輕遣政反周禮春官車僕輕車之倅注云

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釋文亦云遣政反然

則此輕出之輕即用輕車之輕鄭引馳車千乘明

不肯退而進入狄師又入衛師傳以帥退二字明齊侯之銳而注以輕字厲字明之可謂精矣劉光伯讀每出絕句齊師以帥退絕句謂齊師因其主帥退遂不顧齊侯致齊侯入狄卒此於傳文不達亦不合情事不及杜遠甚衡案傳於出上言齊師不能入晉師齊侯三入晉師則必三出齊師故傳言每出每出在三入之前三出在三入之後劉混而一之且齊師下屬為句帥退二字不可通焦疏通杜注以駁劉說洵是但不釋傳所以言每出故特詳之齊侯入于狄卒入于衛師亦以求其父也杜不言者蒙上可知也重有遲意則輕有疾意固其所也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

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衡案抽戈示欲殺之使晉人不疑其遂自徐關入衡案足利貳楯冒之恐誤傷之也

本石經十行本作徐關阮元云即十七年傳國佐以穀畔齊侯與之盟於徐關是也本或作齊關非

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

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故婦人不辟

之陸粲云辟義如周禮司寇前王而辟讀作闕孟子行辟人趙岐注辟除人使卑避尊也**女**

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銳司

徒主銳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

不可復如何**乃奔走辟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

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辟司徒主

壘壁者**子之石窳**石窳邑名濟北盧縣東有地名

石窳**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丘輿馬陘皆**

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媚人國

佐也、獻玉、既皆滅紀所得。正義鄭衆注考工記曰

磬之間、明也。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

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

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衡案、郤

報婦人笑己也、意謂夫人亦在笑中、故必欲質、而

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壟畝東西行、衡案、周禮

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道、萬夫有畛、百

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溝、澮上有道、萬夫有畛、百

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南、北、為、從、東、

西、為、橫、遂、受、畝、間、之、水、南、畝、而、遂、從、畝、則、所、謂、南、畝

者、畝、在、南、頭、畝、在、其、北、皆、東、西、行、畝、畝、相、間、以、終、畝

一、夫、而、遂、南、北、行、受、畝、間、之、水、然、則、東、其、畝、畝、在

東、頭、畝、在、其、西、皆、南、北、行、晉、在、齊、北、盡、東、其、畝、畝、則

兵車南行、不礙其輪、故下文云、唯吾子對曰、蕭同

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

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言違王命、正義、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

不愛、同類、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乏者、又能以孝道長賜

其志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

不以孝德賜同類、衡案、毛傳、類善也、善即孝也、言

德之善於他人、使之亦孝其親、下文德類、連言、則

國佐亦以類為善也、杜以類為種類、詩猶可強通、

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播

殖之物各從土宜陸祭云物猶後傳物土方之物相也相其土之所宜也周官載

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淮南子云欲知地道者物其樹木棟云物讀如既夕禮家人物土之物鄭

氏云物猶相也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

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

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易無

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

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四王之王也禹湯

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

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鄭玄

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字或作伯或作霸也衡案孟子曰五霸

桓公爲盛似指周代爲霸者故後儒多求之周或云齊桓宋襄秦穆晉文楚莊或去宋襄加吳闔閭

今詳考之宋襄暗昧一戰輒敗死亡其國安得稱霸秦穆僅霸西戎未嘗據諸侯以伐諸侯恐亦不

得稱霸楚莊則據諸侯以伐諸侯矣似可稱爲霸然莊卒於魯宣十八年距此纔二年疑國佐未遽

數之爲五霸如闔閭此時未生其謬不待辨姑依杜說又案伯爵也天子賜侯伯之爵以長諸侯故

曰伯霸月生明也天子位力俱備譬猶日五伯有力而無位譬猶月故此之月生明稱爲霸耳若伯

霸同義恐不得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陸祭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云役

猶孟子小役大之役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謂以王命供役使也之欲疆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詩頌殷湯

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迨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

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為諸侯害不然不見許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

腆敝賦以槁從者戰而曰槁為孫辭陸祭云不然言不如是也

衡案言如子所言實不優和而自棄百祿耳於諸侯何害焉我竊為子惜之故為一言之苟不然寡

君之命使臣則別有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

辭在矣何必多言曲也陸祭云文六年傳何吾子惠徼齊國之福衡案

徼求也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

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

背城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敝邑之幸亦云從

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

違晉今若不幸則從命丘光庭云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固

不敢不服也衡案若讀如有若保衡之魯衛諫曰

若言今如此不幸則唯從晉所命也

齊疾我矣諫郤克也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

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鬲磬

我亦得地齊歸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

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

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賦衡案賦輿即上文輿師也賦謂戰士輿謂將輜重供

薪水者其長曰輿帥見於下文以為魯衛請若苟

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藉薦復白也阮元云閩本於字陳樹華云一本無若字宜作一本無於字也

本疑於誤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

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會晉師秋七月晉師及齊

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

于上鄆上鄆地闕公會晉師不書史闕賜三帥先

路三命之服三帥卻克士燮欒書已嘗受王先路

之賜今改而易新并此車所建所服之物衡案晉

士會故請王命之其餘蓋自命之未必命於王諸

乎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司

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

大夫也皆魯侯賜惠棟云司馬司空軍司馬軍司

者高誘說如此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益車馬始用殉燒蛤為炭以瘞壙多埋車馬用人

從葬正義劉炫云用蜃炭者用蜃亦用炭陸祭云

注以蜃禦濕也不言燒蜃為炭又掌炭云掌灰物

炭物之徵令則灰炭二者不同孔疏謂炭亦灰之

類非也衡案凡經傳言蜃者皆謂既燒為灰者周

禮蜃物猶灰物灰物謂燒可為蜃之物互物蛤蠣

之屬互物之外猶有可為蜃之物故云蜃物也炭

即鳥薪亦能禦濕燒蜃唯能為灰不能為鳥薪注

謬重器備重猶多也正義士喪禮下篇陳明器云用

四阿棺有翰檜四阿四柱檉也翰旁飾檜上飾皆

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謂

文十八年殺母弟須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

何臣之為若言何用為臣九月衛穆公卒晉三子

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師還過衛故因弔之未

復命故不敢成禮衛案三本衛人逆之逆於門外

設喪位婦人哭於門內喪位婦人哭於堂賓在門

外故移在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至葬行此禮

顧炎武云以喪禮有進無退楚之討陳夏氏也在宣十一年莊

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

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周書康誥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崇之之謂也慎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

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

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子蠻鄭靈公夏姬之

兄早死無後衛案早諸本作殺下殺御叔法云亦

以短命死耳是杜原本作早死今本作殺御叔非也

釋文殺申志反下文殺靈侯同本在殺御叔下故

云下文殺靈公同不言殺御叔同附釋文殺御叔

者據誤本移之注殺死下亦非今訂正

御叔夏姬之夫亦早死正義子蠻御叔自以短命

物無兩大故以二弑靈侯陳靈公也戮夏南夏姬

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言死易得無為

取夏姬以速之衡案人生實多患難若取不祥人其有不得壽終乎天下多

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

死於邲不獲其尸邲戰在宣十二年其子黑要烝

焉黑要襄老子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道夏姬

使歸鄭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襄老尸必來

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屈巫巫臣對曰其信

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知罃

父荀首也中行伯荀林父也邲之戰楚人囚知罃

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戍甚愛此子愛知罃也其必

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王子楚公子

穀臣也邲之戰荀首囚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

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聘夏姬

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楚伐魯至陽橋在此

年冬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室

家盡去謂家人及財賄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

之叔跪申叔時之子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桑中衛風淫

奔之詩王念孫云宜殆也衡案玉篇宜當也合當然也合當然意與殆近試以此義讀孟子

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不見諸侯宜若小然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之屬無不通者王父子喜因文以創義不知求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介副之古訓非也

也幣聘物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郤至至郤克族子以臣於晉晉人使

為邢大夫邢晉邑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錮勿令

仕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

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蓋覆也且彼若能

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言不許若無益於晉晉

將棄之何勞錮焉為七年楚滅巫臣族晉南通吳

張本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

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衡案為猶謂也對曰師有功國人

喜以逆之先人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

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禍郤伯見公曰

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

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

所命也克之制也荀庚將上軍時燮何力之有焉

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帥以讓燮伯見公

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主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詔告也燮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

讓所以能勝齊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

不克作好，在宣十八年，公即位，受盟于晉。元年盟赤棘，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不聘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傳曰：寡人生十年而喪先君，共王即位，至是三年，蓋年十二三矣。羣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言文王以衆士安，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儕等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閱民戶口，已責，彙通責，逮鰥，施及老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

御我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王卒盡行，故王戎車亦行，雖無楚王，令二君當左右之位。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公賂之而退，故不書。侵使臧孫往，臧孫宣叔也。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不敢虛受退楚名。楚侵及陽橋，陽橋魯地。孟孫請往賂之。楚侵遂深，故孟孫請以賂往。孟孫獻子也。以執斲，執鍼，織紵，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紵，織緡，布者，皆百人。公衡為質。公衡成公子，以請盟。楚人許平。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

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
蜀齊大夫不書其名非卿也卿不書匱盟也於是

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匱乏也蔡侯許男
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乘楚王車為左右則失

位也卿不書則稱人諸侯不書皆不見經君臣之
別衡案諸侯亦貶稱人隱十年夏鞏帥師會齊人
鄭人伐宋是也將車將在中蔡侯許男乘楚車

為左右是其位在嬰齊下故經沒而君子曰位其
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

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壆詩大雅言
在上者勤正其位則國安而民息也攸所也壆息

也其是之謂矣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臧宣叔曰衡

父不忍數年之不宴宴樂也衡案宴安也或云宴
如字謂不與公宴未

是以棄魯國國將若之何衡案之字指國猶日也
有食之之指日也誰

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居辭也言後人必

有當此患是行也晉辟楚畏其眾也君子曰眾之

不可以已也衡案本或
無以字非大夫為政猶以眾克況明

君而善用其眾乎大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

者眾也大誓周書萬億曰兆民離則弱合則成眾

言殷以散亡周以眾興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

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式

用也淫泆毀帝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

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兄

弟同姓國甥舅異姓國略經略法度惠棟云略封也昭七年傳

曰天子經略天子謂之略諸侯謂之封衛案略界也莊二十一年傳王與之武公之略自虎牢以東

若是經略法度恐不可言侵傳云武公之略則不唯天子謂之略杜惠俱失王命伐之

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告伐事而不獻

囚俘禁淫慝也淫慝謂黷掠百姓取囚俘也衛案

謂侵取王略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也今叔父克遂有

功于齊克能也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

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鞏朔上軍

大夫非命卿名位不達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謂

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王引之云欲猶

好鞏伯不敢廢舊典而以獻捷之禮相待也古者

欲與好同義凡經言者欲皆謂者好也言欲惡皆

言好惡也秦誓我尚不欲越語吾不欲匹夫之勇

亦皆與好同義故孟子所欲有甚於生者中論天

壽篇作所好荀子不苟篇欲利而不為所非韓詩

外傳作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

而大師之後也齊世與周昏故曰甥舅寧不亦淫

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鞏朔衡案寧猶乃也父下誨王使委於三吏

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

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王畏晉故私宴賄以慰鞏朔

經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

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衛案一年不可分

年無君故諸侯父死明年正月即位改元稱爵禮也然葬者喪紀大節未葬殯在正寢雖經年彌月服斬

以哭接鄰國非禮也金革之事勿避者謂王命討有罪若伯禽討淮夷是也鄰國相伐則不可但春秋諸

侯事霸者如事王蓋亦不得已耳辛亥葬衛穆公無傳二月公至自

伐鄭無傳甲子新宮災三日哭無傳三年喪畢宣公

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書三日哭善得禮宗廟親

之神靈所馮居而遇災故哀而哭之乙亥葬宋女公

無傳七月而葬緩夏公如晉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公至自晉無傳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棘汶陽田之

邑在濟北蛇丘縣大雩無傳以過時書衡案蓋晉郤

克衛孫良夫伐虜咎如赤狄別種冬十有一月晉侯

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正義

上言來聘盟又不地盟於國都公親可知故不言公丁未及孫良夫盟先晉後

衛尊霸主鄭伐許無傳不書將帥告辭略

傳三年春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伯牛

鄭地邲役在宣十二年遂東侵鄭晉潛軍深入鄭

公子偃帥師禦之，偃穆公子使東鄙覆諸鄆，覆伏

兵也。衡案：覆有兩義，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

也。此云覆諸鄆，亦謂掩其不意耳。孫子：鳥驚者伏

也。言兵伏於野，鳥飛其上，見之而驚散也。獸駭者

覆也。言潛兵行山林間，掩我不意，獸遇之而駭走

出山也。魏武解為小伏，大伏非杜蓋襲其誤耳。

敗諸丘輿，鄭丘輿皆鄭地，晉偏軍為鄭所敗，故不

書。皇戌如楚獻捷。衡案：石經宋本，畜本如此，戌本

或作戌，阮元云：凡人名，衛公叔

亥之外皆作戌。夏公如晉，拜汶陽之田。前年晉使

齊歸魯汶陽田，故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

知罃。邲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

知罃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

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

以釁鼓，以血塗鼓，為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

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

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

宥，赦也。兩釋繫囚，以成其好，繫繫也。二國有好，臣

不與及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為己。王曰：子歸何

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

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衡案：靈，猶寵也。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

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
 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
 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
 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
 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衡案、執事謂王、謙不敢斥、故言執事耳。其弗
 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
 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秋、叔
 孫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僑如、叔
 孫得臣子、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庸、咎如、討赤狄之
 餘焉、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其餘民散入庸、咎

如、故討之、正義、劉炫以為庸、咎如之國、即庸咎如

潰、上失民也、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庸咎如潰、蓋

經闕此四字、冬十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且尋盟

尋元年赤棘盟、荀庚、林父之子、衛侯使孫良夫來

聘、且尋盟、尋宣七年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

之於晉也、其位在三、下卿、齊召南云、晉三軍將佐

故云位在三、以下文大國、卿有上中下言之、正應

是中卿耳、杜注言是下卿、孔疏言第三猶為下卿、

則其餘皆下卿、然則晉六卿、惟中軍將為上卿、其

中軍佐即中卿乎、衡案、宣叔云、衛在晉不得為次

國、則以為小國矣、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是

荀庚與孫良夫名位正相當、未知孰當先、故下文

主注疏是也。大國三卿，晉以三軍將佐為卿，故六卿然未敢顯然與天子同其制，故以上三人分上中下，其餘皆為下卿。齊未達此義，故以為中卿耳。中軍之佐，貴於上軍之將，其文見於此。天子六軍，六卿帥之，經傳不言其佐，蓋以大夫為之。晉以三軍佐為卿，亦非古法也。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降一等，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降大國二等，上下如是，古之制也。古制，公為大國，侯伯為次國，子男為小國。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春秋時以強弱為大小，故衛雖侯爵，猶為小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計等則二人位敵，以盟主故先晉。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十二月甲戌，晉作六軍。

為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韓厥、趙括、鞏朔

韓穿、荀驪、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韓厥為新中

軍，趙括佐之，鞏朔為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驪為新下軍，趙旃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此，故為六軍。

衡案：天子六卿，晉於是遂置十二卿，是不當僭王。乃超而軼之，傳載之者，見晉唯恃兵力而不能以禮率諸侯，天下所以益亂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行朝禮，卻克

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

言齊侯之來，以謝婦人之笑，非為脩好，故云晉君

不任當此惠。衡案：宋本無。惠字恐非。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

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戎朝異服也言服改明識其人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

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荀營之在楚也鄭賈人有

將寘諸褚中以出王引之云玉篇褚裝衣也字或作褚一切經音義卷十四引通

俗文曰裝衣曰衿說文繫傳曰褚衣之囊也集韻曰褚囊也襄三十年傳取我衣冠而褚之杜注曰

荀營於褚中亦可以裝人故鄭賈人欲寘與此相類也

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

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

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傳言知營

之賢

左傳輯釋卷十二終彥根

澀谷啓子發成瀨實伯功

校字

